



漫游乌苏里江

MAN YOU WU SU LI JIANG

丁继松 著

漫游烏苏里江

丁繼松著 晁楣等插图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1年

內 容 提 要

在祖国的东北边境上，有一条美丽富饒的烏苏里江，江的西岸是我国的黑龙江省，东岸是苏联。你想知道沿江的祖国边境上解放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嗎？想知道复員軍人在“北大荒”草原上，建設农場的故事嗎？想知道这里的少数民族赫哲族的生活情况嗎？想知道这里的猎人如何打猎和漁民怎样捕捞名贵的特产——大马哈魚的知識嗎？还想知道沿江的中苏两国人民之間的友誼的故事嗎？

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生动的故事和有趣的知識，那就看看这本书，随作者作一次有趣的旅行吧！

漫 游 烏 苏 里 江

丁 繼 松 著

晁 楣 等 插图

*

中 国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5/8 印张

1961年5月北京第1版 196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 定价(2)0.11元

統一書號：12056·9

定價一角一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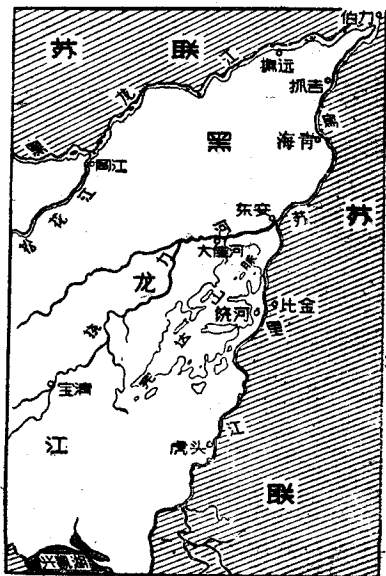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友誼之江·····	4
海青漁場和大鰻哈魚·····	10
农場新城——东安·····	15
大佳河畔訪英雄·····	20
在赫哲族的家乡·····	27
饒河——蜂蜜之乡·····	32
树海·····	34
林中狩猎·····	40
虎头巡礼·····	46

翻开黑龙江省的地图,你就会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蓝线,蜿蜒在祖国东北的边界上。这条蓝线就是中苏两国的分界江——乌苏里江。

烏蘇里江是黑龍江的一條大支流，流經四百多公里，象一條綠色的紐帶，把中蘇兩國大片的土地緊密地聯結在一起。它有两个源头，东源出于苏联远东境内的雪赫特山，西源出于兴凱湖。

烏蘇里江是一條美麗的河流。春天，從蘇聯大彼得灣吹過來的暖風把冰凌融化了，和煦的春陽照耀着靜靜的江面。碧綠碧綠的江水象一片流動的翡翠，是那樣溫柔，那樣嫵媚。可是



一到冬天，景色就完全不同了，烏蘇里江在漫天的風雪里，結成了一條閃着銀光的冰帶，顯得莊嚴肅穆。

現在讓我們一起沿着烏蘇里江作一次旅行吧！

友誼之江

一個秋天的晴朗的日子，我們乘着农垦局的小汽輪“鐵農號”，沿烏蘇里江逆流而上。江面波平如鏡，輪船輕輕駛過，留下一條銀色的漣漪。兩岸是綿延不絕的群山，蒼蒼郁郁（cāngcāng yùyù）的森林，在岸邊濃密的柳叢里，點綴着一座一座村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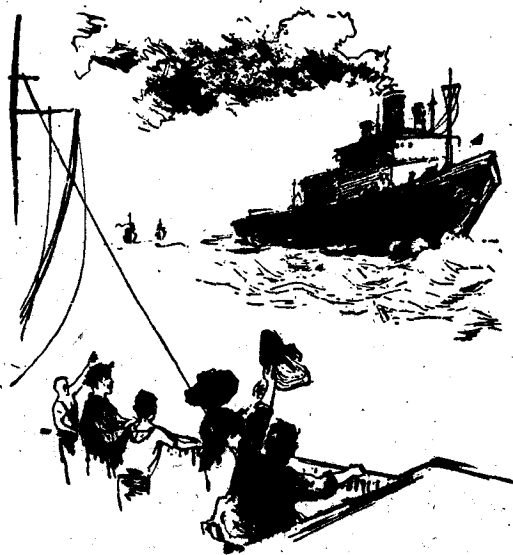
輪船過了抓吉鎮，江面變得狹窄起來，能清楚地看到江兩岸的景物。江對岸出現了蘇聯的村莊。我們跑到甲板上來，欣賞偉大盟邦的美麗的風光。蘇聯農莊的房舍顏色真好看，有的是淺綠的，有的是粉黃的，上面蓋着紅瓦。還有的房子是用整根的白樺樹干砌起來的，連屋頂也是木頭的，看上去真象童話里面說的那種小木屋一樣。房舍周圍鋪着綠茸茸（lǜróngróng）的細草，簡直象一幅一幅色彩鮮艷的風景畫。離江岸不遠的田野里，許多藍灰色的拖拉機在翻地。再遠一點的地方，有一群花斑的乳牛在吃草。沿江是一條黃色的公路，汽車和馬車來來往往，呈現一片和平繁榮的景象。

輪船繞過一個小島，對面駛來了一艘揷着鐮刀斧頭旗的蘇聯貨輪，粗大的煙囪，大口大口地噴着黑煙。貨輪越來越近，連駕駛室里的人都能看見了。兩隻船漸漸地靠近了，汽笛“昂——昂——”地叫了起來。蘇聯船員擠在甲板上，又是拍手，又是揮水手帽，熱情地向我們喊着：

“得拉斯維基——”(你好！)

“毛澤東——”

我們也擠在船頭上熱烈地鼓掌，向蘇聯同志還禮。有的同志一時找不到好禮物，就把香煙、手帕拋了過



去。虽然彼此語言不通，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誼却是息息相通的。

人們贊美烏苏里江是一条友誼之江。两国人民不仅历来隔江相望，还經常互相来往，訪問亲友。那清澈明淨的江水，哺育着中苏两国富饒的土地，也哺育着两国人民亲密的友情。

看着远远离去的苏联貨船，我想起了一个友誼的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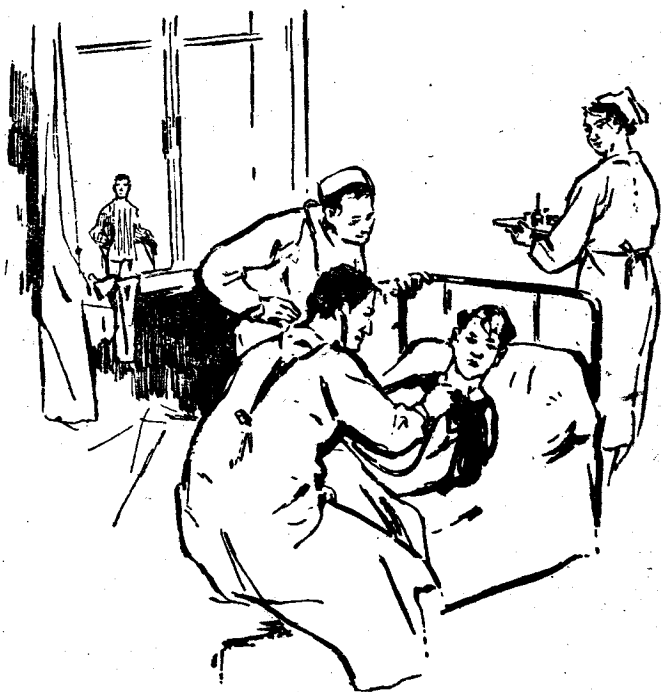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春天，烏苏里江才开始化冻，岸边的柳树已經冒出新芽。

有一天，国营农場的拖拉机手张斗駕駛着一辆“热特”（牵引机），从生产队到分場部去拉麦种。車子沿着江边公路爬过一个山崗，前面是一道旱桥。张斗推了把操纵杆，“突——突——”的一陣响，車子昂着头上了桥，只听得“卡察”一声，桥压坍了，車子一个翻身冲下桥去。张斗从駕駛座上被抛了出来。他只覺得两眼发黑，脑子里“嗡、嗡”直响，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两个小时以后，张斗被送到了烏苏里江对岸苏联比金城的比金医院。

比金医院的大夫和护士立刻忙碌起来，为这个中国同志做好了一切急救准备。

担任治疗的是魯連科大夫，这位头发已經花白的



老人，給張斗做了仔細的檢查。

陪同張斗一塊來的農場黨委書記焦急地問：

“大夫，傷重不重？有沒有危險？”

“左腿膝蓋骨下面肌肉破裂，腦神經受傷，現在流血過多，很容易昏厥……書記同志，請你放心，我們要想一切辦法挽救這位同志的生命。”

魯連科大夫回過頭來又對值班護士說：

“做好輸血准备，立即輸血。”

护士們給张斗注射了强心針，量了血压，又忙着給他檢驗血型。张斗的血是B型。好几位大夫和护士立刻走到魯連科大夫面前說：

“魯連科大夫！我是B型。我愿意为中国同志輸血。”

“我也是B型，我身体很結实，还是我輸吧！”

時間不允許再拖延，魯連科大夫凭他二十多年的临床經驗，迅速地做了决定。他对一个滿头金发的女护士說：

“叶列娜同志，請你做好輸血准备。”

輸血开始了，針头插在张斗的手臂上，苏維埃人的鮮血，从这个剛滿二十岁的姑娘身上，通过一条长长的皮管，緩緩地流进了张斗的血管。张斗蒼白的两頰漸漸紅潤起来。

輸好了血，张斗被抬进一間特設的病房。他的床头挂着一块浅蓝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特級护理”。

第二天，张斗仍然昏迷不醒，不吃不喝。医院里所有恢复神經功能的葯物都用上了，情况还不見好轉。魯連科大夫几乎一夜沒閉眼，他焦急地坐在床边，忽然想起医学文献上說过：中国的針灸(zhēnjiǔ)能治神經系統的病。可是比金医院沒有針灸大夫，只有哈巴罗夫

斯克(伯力)医院才有一位最近从中国学习針灸回来的庫茲涅佐夫大夫。他急忙和党委研究。党委同意他的意見,立刻发电报給哈巴罗夫斯克医院。三个小时以后,回电来了,說庫茲涅佐夫大夫决定中午乘飞机赶来为中国同志治疗。

庫茲涅佐夫大夫一走进医院,就跑到张斗的病室。张斗还是迷迷糊糊的,眼睛閉着,額角上冒出一顆顆汗珠。

庫茲涅佐夫选定了針灸的部位,刚扎下第一針,张斗的眼睛就微微地睜开了;扎下第三針的时候,张斗的脖子已經能轉动了。他吃力的咬着嘴唇,輕輕地說:

“水——我要喝水……”

这样簡短的几个字,給站在旁边的大夫和护士带来了难以形容的安慰。护士长立刻端了杯檸檬水喂給他喝了。

三个月以后,张斗已經恢复,經過检查,确定可以出院了。在出院的前几天,好多大夫和护士給张斗送来了礼物,有漂亮的日記本,有鍍金的烟匣,还有香烟、手帕……把他的手提包都塞滿了。

七月的一个早晨,农場派副場长来接张斗回国。副場长带来一面錦旗,上面綉着一行金字:

“中苏两国人民传统友誼万古长青!”

副場長緊緊地握住醫院院長的手說：

“謝謝你們挽救了我們張斗同志的生命！”

院長誠懇地回答說：

“不，我們蘇聯人把幫助中國同志，看做是一種榮譽和責任。”

張斗帶着珍貴的友誼，萬分難舍地離開了比金。比金醫院的大夫和護士一直送到烏蘇里江邊。張斗踏上那只淺灰色的小汽船，望着站在岸上的大夫和護士，他的眼角里流下了激動的眼淚。

海青漁場和大媽哈魚

第三天早晨，輪船來到了著名的“海青漁場”——海青鎮。

太陽還未露面，天空泛出一片蛋青色。從兩岸的叢林中升起來的薄霧，給江面鋪上了一層輕紗。過了一會，火紅的太陽爬上山頂，向大地投射了一片金光。江上的晨霧消散了，空氣顯得特別清新。我站在甲板上向岸邊望去，沿江是一排排整齊的房屋，下面是鋪着細砂的岸灘，砂灘上布滿了漁隊的竹棚。汽船、三頁板、花鞋船、快馬子……穿梭般在江面上來來往往，人們正在用灘網、踰網、絲挂子、滾鈎……各式各樣的漁具，迎接着即將到來的戰鬥。

吃完早飯，我坐在人聲喧鬧的岸灘上看打魚。沿着江岸插滿了紅旗。只見紅旗下面站着二三十個光着脊梁的年青小伙子，手里抓着足足有碗口粗細的大纜繩。他們那象青銅鑄成的臂膀，在陽光里閃閃發光。在那一邊又站着一排人，這些人手里拿的不是繩子，而是頭上裝着錨頭的竹竿。那一張張的大網，就拴在竿子上面，這叫做“吊大概”（dà juē）。

忽然，一個身材魁梧的人，手里拿着一面紅旗，站在船頭上，向空中搖了幾搖。停靠在岸邊的幾十只漁船“突、突、突”地冒了一陣煙，一齊向江心駛去。后面的大網也就慢慢地在藍色的水面上舒展開來。

“撒網！”那個拿紅旗的青年人做了個手勢。他的聲音是那樣響亮，就象指揮員在戰鬥中下達命令似的堅決、果斷。幾十只船上的幾十張網，立刻沙沙的向江面拋去，遮黑了半個天空。

在船頭上指揮撒網的是捕魚隊隊長，叫郝長林。他是在烏蘇里江上長大的，練就了一手捕魚的好本領。他領導的這個捕魚隊，現在是全县的紅旗隊。

大約過了半個小時，江面還是和黎明時候那樣平靜。捕魚隊員們卻緊張地瞪着眼睛，望着江面上的動靜，那銳利的眼光仿佛要射到水底，看清在網里游動的魚群。

在这个时候，最吃力的要算是岸上“吊大概”的了。他们满头大汗，喘着气，双手握紧那沉重的橛竿，一步一步地随着网的飘动而挪动着步子。

在这紧要关头，只要有一丝疏忽，橛竿松了一点，那浸在水底下的网就会象风筝断了线似的顺流而下。所以捕鱼队都挑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担任“吊大概”。

“拉绳起网——”江面上远远的传来了喊声。

“七号船注意！当心拉挂①！”

江面上沸腾起来了，捕鱼队员又欢喜又紧张：欢喜的是眼看就要丰收了，紧张的是怕起网的时候可能会出岔子，象拉挂呀，破网呀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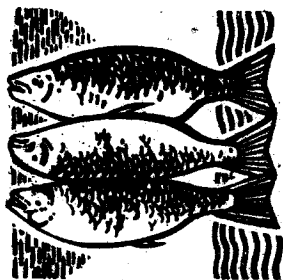
① 鱼网出水的时候，被水里的树枝挂住或穿破了，叫拉挂。

魚网迅速地向岸边收攏，漁船也靠向岸边。留在水里的小半个网肚，漸漸地变成了一个魚池，装滿了白花花的大魚。魚儿都鼓着嫩紅的腮帮，霍閃霍閃、噼噼拍拉乱蹦乱跳，水花濺了人們一脸。

捕魚队的隊員們正在为今天第一次出江获得的丰收，紧张地劳动着。

海青这一带水产資源很丰富，魚有五十多种，单我們能叫出名字来的，就有草根魚、青根魚、鯉魚、狗魚、牙力紅、大鰻哈魚，还有著名的“三花五罗”——鰲花、扁花、鯽花和雅罗、法罗、銅罗、哲罗、胡罗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大鰻哈魚。大鰻哈魚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迴游性魚，身体很象紡錘，头部带灰綠色，背上有暗蓝色的斑紋。它的学名是“鮭魚”，在魚类分类学上，把它列入“鮭鱒魚科”。

大鰻哈魚的生活习性非常有趣。秋天，它在烏苏里江产卵。第二年春天，江河开冻的时候，幼魚就順着江水流进苏联的鄂霍茨克海，在海洋里生活三年到五年，又回到原来出生的地方去产卵。每年九十月間，大批的大鰻哈魚經過庫頁島、韃靼



大鰻哈魚